



^ 16
2493
3



和16
2493
10-3

~ 16
2493³

2493
10-3

上文莊公集卷之三

宗孫鎮魁典

賈 某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 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五一居士詩卷序

晉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已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
一之以為六也今潮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紙硯
各一與已為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
而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為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

一四物而爲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
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
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
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爲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
之三二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
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
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
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
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爲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
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爲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

爲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人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
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事以應天下之務亦缺一不可
也先生之意殆出諸此與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
者而獨專之可乎蓋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已觀物遠
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牕棊几之間名陶泓而來
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於心畫之微
托幽興於運運之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
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昊字懷廣
初爲潮郡司訓今陞邯鄲教諭云

樂閒堂詩冊序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爲號大理卿錢塘夏公季燾旣爲之
記會其子永領京闈鄉薦會試春官以書來求予序夫已
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強爲之
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官于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
頃刻閒不可得也已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爲閒閒且不知
又烏知其爲樂哉諾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隙矧以衰
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輒中止
曾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
雖未克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
所感者有七惟樂爲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爲實用

適意於其所享用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
之間也與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
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
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
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蛻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
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
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
虞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
也親屬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
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

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
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
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庸調之給
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况得而樂之哉蓋必有所
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其閒於其後且宗遠自幼辛勤
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益
壯之親康和而清健下有亢宗之子穎敏而通達甘旨之
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于外而身也
無疾疹之蝕意無嚮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
宗遠此閒而不知樂者多矣閒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
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爲所居堂宇

觀瀾閣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
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爲泉流
於地上則爲川或爲窪池或爲沼沚或爲溝洫或爲澗溪
大之爲江爲河極其至也則爲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
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
易也是則水之爲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
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
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竦人瞻視而啓人

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醫院吏目劍川張伯威致事將
歸田里介其鄉人林徽京庠生攜其所謂觀瀾閣卷求子
爲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蓋瞰溪流以爲屋也閣以觀瀾
爲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爲此言蓋借水以
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
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乎想當風清月白
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吐吞
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未也
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歘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沒出
激於石而爲噲咤之聲盪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爲渦
旋而爲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飛珠夫如是斯可以盡水
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威登是閣而設或遇斯景
焉其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三公歿於王事郡人請于朝立祠祀焉祠在郡
治東臥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
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次者莫不哀之冀其更
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歿其質實
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
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家嗣翰林學士一夔請予序其首古

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謂愛公初奉天子命來爲郡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鞠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可公移牒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退之後言軍搜山澤獲男婦避

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脇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推府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蓋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復大賊于大陂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尅日搗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卒于營六邑之民間之如喪其父母然手

香燈具衰經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耶德莫
大于救人歿于垂危出民生于既歿公奉天子命以司刑
無事之時既免民歿于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難又能免
民歿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其民
卽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于是乎盡而在
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百世祀况又以歿勤事合於
祭法是宜膺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
時士大夫哀之慕之爲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
之空言哉是宜學士君爲之哀集以傳也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滿廣洋之言
曰某宋宗室盛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
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船出沒其中一
日之間阡危凶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兢于
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爲號蓋
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
其意稔聞翰林丘太史名子之京師幸爲丐一言以爲終
身之戒可乎君既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
而川之大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
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

蓋言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用於訟四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噫人能明於利用言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事矣廣洋氏未嘗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號其殆有得于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洋氏乎其尚以理爲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世道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曰用則持吾誠敬之柁張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于寬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揖予謂此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爲詩詠之而翰林修撰安成劉公旣爲某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詰之曰子之有心自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旣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內而不在外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爲師則是所以爲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與若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曉其所謂又烏能爲之言願更求諸他于寬持卷去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牕洞開無人萬籟寂然

無聲矣歛容端視至于夜半俗氛消盡萬慮閒泯而清明
之氣澄澈光朗但覺靈臺之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
尊嚴冠服整肅可敬可畏警效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
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悟然後
知于寬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
已心爲嚴師其以是與明日于寬復來因書所得者爲序
畀之俾書諸卷端噫于寬所得者其亦與予同否乎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
人詩寓歸以贈其姻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曰仲

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
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庸非商耶今夫天
下之人不爲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
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兄天
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
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
其坐於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
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豈真爲魚者哉吾意仲
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子之江湖之遊西
極乎岷峩東盡于海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

勝訪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澁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子異而志與子同有則必見之儻見其人幸以告吾時翊俾轉以達之於其長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稱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既而傳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往往爲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毋慮數十百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爲之序曰栢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

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情于斯然作者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蓋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班乎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於地受命于天惟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栢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蓋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舜然則曷以知其然蓋栢之爲物心堅而實其充塞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燕之則馨香襲人其立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栢植物也舜聖人

也擬栢以舜倫乎夫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矧茲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爲不可雖然斯言也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羊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榮鄉貢進士今待試于春官云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干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項世爲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教太學時生爲太學生顥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英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爲人暨予官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

事戎務清簡得以暇日從事吟嘯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替矣今係籍銓曹將歸故鄉溫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冊以示予且曰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楹卽山名名之以爲讀書之所山前臨溪又構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久傾圯詩文隨亦散失森間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贍故址薄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舊扁扁焉森來京師徧于縉紳士大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其首嗟乎此正予所以延吾子

訓孤孫之意也陽城有言夫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於人心夫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有之若無焉不孝之罪亦焉逃哉是以古之孝子旣謹嗣續之傳尤嚴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子門下讀書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京師逆旅之中而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之下觀其於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後播其美於衆賢之言哀爲鉅帙以遺後人使其對手澤而永君子之澤卽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世濟其美寧有旣邪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生蓋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托孤孫於吾子也其將來必有所效法五與起也夫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守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閒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爲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青詞齋文口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爲之殆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清閑則未也較之他曹局稍爲優爾我朝之制制誥詔

上元縣志卷之三
三
教之外編纂講讀之餘一切屏去浮文凡前代所謂禱祈
宴會之事恒希有焉其職務尤爲清以閑也子友徐時庸
先生以翰林侍講擢拜侍讀學士往掌南京院事南京雖
曰根本之地然自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
諸司畱務比舊爲簡而翰林殆甚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爲
文學侍從之臣據龍盤虎踞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
容與于廣內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應求之雜印文生
綠寶篆凝香織塵不侵衆籟俱闕昔人所謂凌玉清遡紫
霄者真誠有之豈但北方議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子
旣詩以送之其鄉人仕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祖宗創

業之地而翰林之建首昉于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
生也景濂先生際遇太祖高皇帝肇造人文以開一代文
明之治蓋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之地
繼大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侵擾且多暇日而有餘力
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緒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以詔
方來子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槐閣風清支枕睡餘日長
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子言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
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

其四夸之首長皆受封爵于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天子
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
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卽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夸
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
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
滿刺加之有國實我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
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
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
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

分鯨徧往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回也感至
于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國自是凡
易世必請封于天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于
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
仁爲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乘長
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觀者
咸賦詩壯之謂子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子長上會
稽探禹穴闢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
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
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

之絕從詭觀者哉子聞滿刺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
諸夸歲各齎其所有于茲焉貿易種類怪詭物產珍異其
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韃韃國者卽所謂
瀟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爲瀟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
行誤入其中卽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
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卽
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于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
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
雹惟夜露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
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諸封禮畢宣布聖天子德威
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
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曾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
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頤孟敬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
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
宗瀾徵子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爲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
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爲苟合
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傳播之不休若名賢之旨雖
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

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爲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曰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爲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爲衆所責備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赫赫著京邑間部使者以聞于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爲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遼州旣而入爲

御史贊理中書總樞臺叅大政薦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爲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是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况爲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吾孟敬賀

贈董侍御考滿序

子友四明董君廷瑞爲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京師天官卿以陛見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謂子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無言以贈之予以君之始授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爲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旣成其績茂

著乃欲喋喋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臣
建事功効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爲諫議大夫
既七年始一開口論陸敬輿沮裴延齡蓋有待而然也雖
曰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
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之有益于人也不誣矣子言之毋
多讓又曰有初而鮮終宦成而心怠人之常情也董君前
此六年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
苟且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爲人
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士愛助之心
有不能自己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繼也子尚

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
可虛辱也顧惟蠢愚言不足爲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
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
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
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
俾其書于帛以爲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
遇凡與我同道者請皆以是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命既下有議
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

于郊廟及秩于羣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
僅得佐京都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
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
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
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
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諗子竊以爲謂君非喜者
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
有人民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于此而
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夸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
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

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
謂伯夸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夸非孔子
所云不噐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
廣積學噐于身而不噐于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况有
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
道也烏用置忻戚于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
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且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
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子言而趨之或者
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僑子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于仲山別也行者則曰何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故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乎且予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略也贈廷賓者止于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予謹洗心以俟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祖宗全昇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

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紆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皇上帝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卽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爲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詔復畱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寔洽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齋咨涕洟咸感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何速哉始

公以良二千石起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尚蠻者再寇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于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爲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于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于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頽垣敗產之下無處而不到也今制官以三考爲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考而又加一焉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天顏之覲過家上塚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偕馳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

之宵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齋咨涕洟以爲公去我速也抑何與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卽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皇皇于邊方亦猶下皇皇于室家也一急于謀國一急于謀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于一方久于一官噫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與矧今上方寤寐英賢念切求舊所以爲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異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于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爲哉子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

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璉瓊郡守吳琛聞而
趨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人觀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既滿秩復畱三年間寒暑十有三
年茲將如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藩
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僮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
詩有序古矣昌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旣
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其三章章三句
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
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

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
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
士以至於輿隸小民所以歎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
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
而序之幸而藩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
寓其意而特諉以子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
雖以敘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
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
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於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
慕愛戴之者最深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願

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
焉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
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賫告爲嫌乎在易二與
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向公居名
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覲明廷聖天
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異而大用之佐理以化以康四
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
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贈湖廣楊大叅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

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甫中楊君宗器自
登進士第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夏
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叅政或曰君嚮所
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叅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
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惟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
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君旣知所以治人矣則夫所
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閎大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
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毋
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于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
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

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
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
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卽其所以自治者也
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
蒞事舉向之稽文核實于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聞
實踐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
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
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遐遺况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
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于外乎君行其同
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傅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嚴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
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命下或以謂予朝廷引用文學老
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天子左
右備顧問任纂修是固其所顧乃使之出佐藩服于萬里
外驅馳于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鳥言夸面之人豈其宜
哉予竊惟此正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
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
又豈無內深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
而大臣之所論薦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

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夸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苟用新進英銳之人一切繩之以法劫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爲先生告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用也哉

送陝西楊叅議序

戶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叅議行有日其同官尚書輩謂予曰應奎之行某輩竊效淵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喙于子何如予曰不能尚彝曰子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慎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于近耳非有所偏也向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從出入禁闈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凡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脩

政令之施皆身親而目擊之其臧否異同得以隨事獻忠固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弊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况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于是矣予願君子向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之心而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著功業在廊延環慶之間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思所以師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希文者之川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

身有志古人者也故予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爲何如尚彝曰然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于天下卓異之才卽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于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太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茲幸拜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

而又適太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
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
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卽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
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
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
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
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朝廷拔君于
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
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歿生之必其一各止其所
然後爲不辱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
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六矣可不懼哉是則
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并祝太
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子序其端予故述所以
喜懼之意以致芻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子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
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浙江提學憲臣缺富道
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上可之卽擢浙江按察副
使奉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有日矣或謂予日子與
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

講學或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竝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

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于我一人焉是猶是徐目眇眇然以環視于我口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黜闇者待我以明汗濁者待我以潔懦退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佻闖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劑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彼且羣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誦譏之蟬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

且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教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于溫故之餘寓問學于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于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于其行動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領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叅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珍伯珍聞予言而趨之請書于帛以爲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階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子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士大夫咸賦詩贈行盧首簡俾子言以序其相贈之意噫子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子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于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子何言雖然子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子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

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
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
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
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
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
善類者恒切切然惓惓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
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
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
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脈以壽天地間之元
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文敏讀書而
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予
必以是爲言也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
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子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
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
奉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叅議陳君
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于予曰請爲序之子觀諸君之
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
也子越產也知其地里爲詳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

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為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于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為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于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于是邦焉蓋以境外即西南諸奇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為邊鄙患故是邦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慮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獠乘我不備越境以為嗜心之害則寇又自內生是始

撤外之藩籬以為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于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為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于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為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紆紆徐徐處平時履坦塗乘易為之機席可為之資雖有所為則亦無以異于庸眾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為而人皆不能以有為也而我獨優為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于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為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與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既而筮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蓋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既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王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于齊隱也之歸則結

正其罪也于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于劫盜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穀箕父之反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的然中天理稔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外于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既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為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千百曾有一二合于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

制直遂也今僉憲于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
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得以獨
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事萬有不齊
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者無
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
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
方之臬事奚足云乎君往念哉毋迂視予言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

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
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
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于數百
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
出知蜀之敘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
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
今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命下惠
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敘州有聲者也待御
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
惟民生于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巴

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寵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
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
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
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爲除更繇行
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
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
爲美談况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
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爲至耳秦漢以來
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
此哉

爲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

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
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
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
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
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潮郡黃侯
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
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
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與二公不異

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都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固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佻佻倪袖手翫晚而不之間焉豈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爲治雖不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公之斷緒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固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衰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是誠也在天爲寶地在人爲寶心大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涸風可孚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泝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聲者二公豈得專美于前哉侯報政趨朝書最將還府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雋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華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藿瓦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

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
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况寘之通衢大肆中而爲談
識廣見者所接近乎子文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雋之
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
州事始憂解任起復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
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
然治聲赫赫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
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
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
趙爲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
玉隨所在而光彩華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若其是哉
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
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工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
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
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
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于前異時鑄爲鼎以象夫
物用爲璧以薦之天又將于是乎取之于交君久而知之
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卽其
有而似之者以爲君之官之贈

送金華周知府序

上文集 卷之三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魯鄒東漢季之有汝穎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拜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第歷官兩京造次必於儒者予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愜于士論也已然予于此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發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止山何氏實得朱子之正傳

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自雲以次相傳時則有若永原之胡浦陽之柳烏傷之擅名天下不特乎此自赫著聞遠近迨于國初當是時又有若王許吳亦有若濟若沂若栢者盛也今距其時幾百年日發郡之民風士習回蓋必有其故矣予求其一問之君至郡蒞政之暇試爲求其所以致此者幸因風

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爲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

治者咸以正風俗興人才爲當務湖皆非有所因也尚能興起之至賴焉况婆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夫以復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君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自昔號爲樂土而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

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蓋以一境也民皆安土無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皸瘃墮指之苦民不憂凍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饑也奇香異木文甲鼈龜之產商賈

質遷北人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異懦鄉無武斷豪奪之家俗鮮椎埋橫技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供軍無漕輓輸將也養軍止于守土無外繇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稱而不樂往何哉噫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歟才弗贍與望弗隆與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侯爲瓊州府知府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頃卽得其爲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候真其人哉蓋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贍然後有運用之資望必隆然後有以愜物議而厭衆

心是三者他人有其一則雖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者况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治之邦非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望如侯者以父母師帥之哉侯昔佐肇慶嘗奉藩檄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留瓊者閱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盍不我收之歎今侯之往式符其願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謹書以爲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缺員部使者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謂其居曰瓊郡去京師萬里顛顛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爲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自第進士卽筮屬秋官凡厥攸司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於法比而仁厚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慎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爲不冤嗟乎吾郡何幸得不冤人者以爲之父母師帥哉君廷辭有日子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冤者多矣一日得君以解其冤煩幸因其行請卽朝

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者轉以爲吾鄉之人之賀胡賀
兩賀其得不冤人之人以爲其父母師帥也於戲吾鄉父
老若朋儕暨諸子弟明聽予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
茲邦自吾有生以迄于今幾種種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
多矣民有事逮至不冤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
不冤之心以不冤其無所冤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
厚惻怛明慎詳審之父母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生
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爾之無罪亦
惟當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又
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

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齊民也人不隸爾於尺籍爾良人
也不不饑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憚
酷爾俾爾身疚瘠爾之貨賄爾其自儉嗇自今人不攘攬
爾俾爾室空罄昏莫無人叩爾門戶出入無人撫爾長短
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類皆爾前此
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旦得之去之子
用是豫以爲爾賀爾自今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
租調非爾固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非爾宜爲弗行惜爾
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姻睦爾鄉黨里鄰
父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燭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母師師

丘文莊公集 卷之二
之命吾言雖毫爾其聽之哉無斃君至郡蒞事攸始幸召
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戲予言尚其有徵哉雖然予於
是又不能不為吾鄉人父老朋濟子弟慮方今聖天子明
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
不久專於茲一邦也漢廷張干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冤民
而民自以為不冤者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
于帛以贈

丘文莊公集卷之四

宗孫鎮魁典錄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
人士寓京者聞命下郎趨走其寓舍瞻拜焉既退私相語
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為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
侯為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

其有瘳乎語既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霑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質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京師學士大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之文子毋庸辭予忝以文字爲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既謬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侯平日博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略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及粵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今及貧焉朝廷以其地去京師最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自管宜其民之逸今及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饑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衆是蓋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之往試一

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其蠹
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
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霑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郡爲
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或其地瘠民貧
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鬪訟多椎剽之盜武斷
之豪訟議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是以往往不
如其意幸得佳郡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
功貪聲利曾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

爲樂予友半城伍君尚節簡靜之士也爲人忠實無他勝
不設城府爲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日蚤膺鄉貢
試禮闈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拜命爲寧波府通判
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特萃山秀故湖蕩清澄泉流斯
委號爲東南奧區內絡湖渠原田交濶外瀆漲海海錯雜
出號爲東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不絕世官之
如史如袁文學之尤曰麟曰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
若楊黃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爲東南文獻之邦向
所謂敷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
以總其繁下焉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

厚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
應衆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
委瑣紛擾之中自洽且不暇而况治人乎而况樂山水之
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相
與厚者咸賦詩贈君行千九厚者故爲序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
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
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
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得

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以星待之也苟非甚
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原其情揆諸理定以法比
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
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
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
所以養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疾
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生之生傾乃鯁鯁然
据摠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焚灼之方豈理也哉遠
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健訟怙法者固不能無
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

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詳然聞茲數年來水旱相仍民
多疵癘歲收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名之者昔東海殺
一孝婦天爲之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肝江
傳君用端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
受命之日卽介封部主事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
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
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吾人者其
斯人乎回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機在此乎僉謂予
直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聖朝設官之意以爲
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於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
教化君其念之哉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率兼太學者久之需選天官拜
命爲潮州府推官命下潮之士走謁于需贈言予謂之曰
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蓋刑官民命
所係一下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橫福非命者矣一人非
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災仍則歲歉歉則
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守所以輔其治弼其
教名和氣致豐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

東海冤一孝婦而致爭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
而天乃以二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災是則爲一人而禍及
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
象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
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在乎千萬人者亦
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慎
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以柔膚爲
師而從事於後惠文冠者諱於人而略於天烏足以語此
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
明罰敕法於貝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

敢雷獄易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諱切如此豈
人之意詞可識矣君以經書爲學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
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送鄭鈞州序

問羊知馬機開鏡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
不取也泮文巧詆刺骨磨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爲治者
夫君子不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
所不能加若夫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端精幾養
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
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誠乎予友雲間鄭叔理誠實人

也實直而謹格平生無偽言偽行自其居家庭處里閭以至游庠宇登甲科所以處已接物一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鈞州入境之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象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向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日今年以考滿來覲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子贈言子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俟子言爲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子言子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覆告之耳蓋是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歟之則成已施之則成物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平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惶可使之不入境鯉魚可使之遠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爲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新興賀知州序

朝廷以滇南地僻遠恒慎擇其長吏非其人不輕予之所

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也天順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羣士子之需選者而銓試之首擢長沙賀恕近仁爲雲南新興知州循故事乘傳將之治所其鄉友某謁予文以爲近仁之官贈子聞地有遐邇而人情之好惡則不遐邇異也均好生而惡死均好善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散均好取而惡予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而導迪之寘之生全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矣彼昧者乃荒遠其地鄙奪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之失其所以爲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造孽非惟彼不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豈不兩有所失哉考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喬除去奸猾而二十六郡盡降張處院以淫虐致亂禍延二十餘萬人梁毗不取一金普長感悅史萬歲貪其賄賂隨服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略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哉且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齊魯吳越之民莫不皆然况荒服之外乎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賀君湖湘故家子曾大父以下世爲顯官得家庭之傳有素發身賢科卒業太學遍交當世知名之士所謂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真知人子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聖天子軫念遠人之意必矣異時政聲彰聞其名位殆不止此也

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夸悅服儋之士咸以爲前此數十年握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自子來京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及求其所以賢則又往往不能言嗟乎爲治而至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一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上曰治行爲天下第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真無可書者耶噫爲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書其真循吏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往往在河朔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已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爲而爲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賈僨者來京師拜官南還濱行求子文將持歸以爲侯贈子問之僨無可言子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也

送穎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彝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穎旣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穎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爲所愛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啁噉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穎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穎者意有在也况今地在皇畿內爲帝鄉之支郡漸染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

今日之仕于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佐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張紳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穎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謁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况去之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於穎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乎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施吏

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穎人心者其在夫子聞文顯之
治穎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
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顯
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
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
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朝廷清明尤注
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
第一徵爲公輔穎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
顯當是時其亦思穎否乎是爲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傳循吏六人而共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明
今以爲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
其勩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戶口蕃殖耳夫
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
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時
流民自古八萬餘口皆僞增誠如史氏所云邪建安陳君
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於茲矣報政來京天官考
其課居最將還任所過予求言予聞今之膠州卽古之膠
東也疆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有如王成者豈真不可
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未如之耳夫勞來可能也勞

來而繼以不倦者難能也故雖尼父之聖師與由之賢所以教之爲政者亦惟以不倦爲言然則成亦有得於孔門之教歟矧吾廷輔出自學校其於孔門不倦之教服膺有素心聖人之言臨古循吏之迹所以繼其芳躅而追配之者誠無難矣但不知果能不倦否乎州之守虞君濟民子友也君歸而以予言諭之相與勉焉則夫三齊之間有以賢守佐並稱者必吾濟民與君也王成豈獨專其美於膠東哉古人豈終不可及哉是爲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赤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救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天子蓋轂之下百責萃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繩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近貴之矯虔法比之撻舐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茲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是已君廬陵人其

先以勇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戎行奮志經史一旦拔
等夸而出以與天下豪雋士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
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太學幾十年斷
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未如之何今不
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
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爲之無難
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願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
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
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
常有固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
中其肯綮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宿則雖天下之大幾務
之繁尚優爲之况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
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上命而以君膺是選真誠知
人而君亦真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
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
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卽得百里之
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陷阱

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
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
皆非也政以其習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
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
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郊迎令狐暉刺吉州謁見齊映
從容步進不昧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
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迓
數千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俛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
興旣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
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

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
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
是非之公不惑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
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媿阿
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
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
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
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
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若
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胷中見悻悻者於顏面於上下之

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稽張君景燾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縣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燾曰必得某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予之文必欲得之子乎庸辭嗟乎

予言何足爲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向丞昌平密邇京師且在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爲之綽有能譽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况孟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令視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屠牛之刃不難于割雞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髀髀之斧斤不憚於剗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瞽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搴旗

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俎間或至失七箸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乎能料敵制勝於袖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昏瞽矣雖然此所以論庸衆人也非所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旣高而又假學力以充之持之以定忘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二君之請俾書諸帛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畱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子友海陽鄭君暉之爲陳畱令六年於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時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而勞焉吾不爾私也繰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爾程也某山有木可爲棺某

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煩禁令程功課要聲譽以希賞擢者其誠偽正譎之分奚翅天淵乎哉君爲陳畱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仰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子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預有光焉故樂爲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復正大統之四年因天下百司朝覲京師首舉更賢育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去其尤無良者擇進士中之有名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爲進士者四人預焉潘洪克實得東平州崔浩文淵得吳縣吳澮源溪得弋陽縣梁昉景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號難治愛景熙者咸爲之慮焉予曰無慮也胡無慮耶有恃也昔宓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邑用以治今蕭山之人可師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碩德古學爲天下所宗仰者

有家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世之遠聞風尚興起况親炙其人者乎清德惠政爲兩浙所稱最者有太守彭公焉公鄉人也千里之遙引領冀覲况親爲其屬者乎以吾景熙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通經學古之才得二公以爲之師法其於治邑也何有予所以恃而不爲景熙慮者此爾嗚呼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異時學之所進當不在子賤後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予於是不獨不爲景熙慮且爲之喜且幸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

贈韓敬夫序

予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脩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第言禮部不得意其後屢試皆然今十有六年矣始以太學舍選得爲婺源縣知縣濱行過予言別日某大學十年交游之舊茲忝有民社之寄才薄而任難心甚惴焉吾子能無一言開發我乎予惟婺源文公之闕里也吾敬夫平昔所讀者文公之書凡其所以見於脩身制行接人待物者何往而非文公之道今將臨文公之故里以治其鄉之遺民不過推文公之道以行之焉耳豈俟他求哉夫文公之道全體大用之道也大而以之治天下次之以治一郡一邑小之以治一家無用而不效鑿乎如衣布帛必可以不寒食粟菽必可以不饑也雖然求之於空言孰若求之以

實效昔文公三任民事其在同安也蒞政事以勤敏開士
子以義理其在南康也列三條以新政化定規式以明教
條其後臨漳之政亦稱是焉寬嚴適宜政教兼舉其施爲
之序俄頃之化非但足以致一時循良之績而實可以爲
千萬世治民之規矩繩墨秦漢以下所謂循吏者皆不足
道也吾敬夫誠能一遵文公之所已行而效者還以治諸
其鄉之人吾知文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莞爾而笑也敬
夫其勉之哉敬夫曰唯唯道監察御史司君希謙求子贈
言遂書以爲敬夫之官之贈

贈如臯易知縣序

子友高涼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
矣數試禮部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
初志也今年夏拜命爲揚之如臯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
慶與之友連過子徵文以爲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宿也
用之壯水之溢也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
故一旦小試之以百里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
君子四十而始仕植之於旣固之後決之於將溢之時故
其於天道民彝物理事機人情世態時宜地勢官政吏治
士風士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之於簡冊或得之
於傳聞或得之於謠誦或得之於談論或得之於涉歷或

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晦同異詳畧繁簡贏縮淳澆真偽始終本末因革損益良苦新陳偏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於時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可焉者以故更多善政國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天人民社稷之任歷世淺而練事少徒恃其資稟而無問學講習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陵民得斯人而爲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欲其強教而悅安之也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強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爲民父母庶幾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菅然不幸得之匪怒則咸喜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爲劍則以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金之在治也躍出而自鳴

曰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命旣下人咸謂世隆生長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啓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顏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耶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閱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

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吾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體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已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乎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擇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京師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令容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邑在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尚氓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雞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

之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
纍於異類汗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聚以
避寇者亦莫不眴眴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循故常拘職
守心心覘覘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
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矧容之孤城守以
羸卒數百前此亦常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
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
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况此殘破之區乎子所以勸吾鳳
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子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
而怠弛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庶
摩愛惜旣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
人之操漏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
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扇其
戶塞其實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臥必擇夫溫暖之所恐
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
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
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
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
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滇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阜蔚蔚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海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巨

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南蠻之習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

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
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極
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
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鄭司訓序

余童穉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
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鄭主事所
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京師游縉紳間
論及當世良有司皆以寧波鄭太守爲首稱蓋文學之弟
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乃天順八年朝廷進太學生

於內廷羣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教天
下府州縣學子叨在考校之列旣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
充者閩產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予竊念焉得非樂會
文學之子姓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
見訪衣冠偉甚禮度閒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
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
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子文學乃其世父也於是益
歎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
賢著自古昔漢之袁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
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

行古以知天盡性爲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凡天下之爲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况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締交一時賢豪資益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曩時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密比遺文墨迹往往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述作必趨向焉亦猶異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乙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閱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烏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跬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

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
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
爲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蓋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
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
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旣遼止矧乃他適適彼蜀土在
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子行邁我心鬱紆牲牲鹿
羣噉噉雁賓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此離孔頻昔
之哀矣如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
已興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憊子
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餘十年
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棄年
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
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
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爲之矣夫有可
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歲不我與則亦姑卽其
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
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

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爲業以道爲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爲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爲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况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爲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以此自尊富而不屈挫於人且用是以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真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慎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釀錢具酒殺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苕華饒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荂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

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說說髦士兮來
趨其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
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
算談笑僭謔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踉蹌起舞者
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歛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
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已之勇而折節之峻
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
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
中物謂試援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
爲有司黜焉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

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
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
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輒耶明日舉以告子子曰不然不見
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
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流石
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
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
道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
風成文可泝可浴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
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

今之水卽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涖汴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歛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已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上弗許旣而章再三上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情且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國家之禮樂佐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殿陛之上用旋於壇墮之間咫尺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裸獻所以對越上帝靈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頤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先皇帝所眷注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

力苟或疾而耄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卽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荐歷華要疊荷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口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攻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峻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困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顯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聖天子之所軫念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賙駕可也子犬馬之齒較公爲長歸裝久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暮間爾公之再來子已去矣子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

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子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子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爲最盛子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竝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於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卽上章乞致其事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

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爲職業而以送行文見委惟公兼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鹵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爲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酣豢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

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藹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旬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生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巋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爲鄉邦之耆舊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曷其然乎濟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下事亶亶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卽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

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人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羣人縣治索庖廩稍不如意令佐以下咸被羣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狂故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爲禮大肆其兇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歎曰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箠乎邑人於是大懼相戒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椎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卽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卽躬鞍馬具

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無不獲者盜尋逸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宄扶貧弱爲事兼并家忌之肆爲誦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攜撫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然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司朝覲闕庭旣竣事卽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卽束裝南歸旣去數日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冕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璧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子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

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爲愈哉予旣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歎咨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謾勞耳批筒空有肉驥垂胡天賦奇質於池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何疑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大學解褐卽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旣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闊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

上方集 卷之四
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卽
上章乞致仕旣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
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
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徼幸者不能畢懷
晏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
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
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
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
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
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

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
以未老之年而遽爲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濟因本公之意
述鄉園之事分爲八謠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卽其事而
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

醉花

海南地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溫山丹佛桑到處有素
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釀家家皆有酒披衣
躡屐任意行遇酒逢花輒開口開口向天笑更謔一任花
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山吟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
彩分明無障蔽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溶溶天寬
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吟邀皓魄坐到東
升到西落唵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朶朶龍舟繫浪去如飛鼉
鼓喧天槌欲破掀髯岸憤坐江頭指揮白羽橫中流錦標
入手拍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向晚拏舟沙背泊開筵把
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如歸田樂

賽神

海上涖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饑與流九月十月登塲後家
家釀錢賽日頭到牲醑酒歌且舞雞骨瓊杯代神語須臾
微饌飲神餘劇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遼邈鄉人報
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數
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舫小魚濺濺盈尺長天寒
歲暮草木黃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鱠鮮且薄旋發新
勗動清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如歸田樂

督耕

公家負郭多良田屋前屋後遙相連
芒針刺水成如纈秧馬行泥疾若船
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鷗鷺田塍立
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齋馬循阡陌
田家風俗殊古朴瓦盆盛酒亦不惡
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
故鄉况有白頭友平生意氣同襟期
洪崖老仙婚嫁畢臞軒後人正閒適
昭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
疇昔風流重振作不數香山與西洛
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如歸田樂

學俗

吾鄉風俗自昔淳依稀太古之遺民
海邊鄒魯故自謂江西道院未足云
一自坡仙謫僮耳衣冠禮樂班班起
齊民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
聞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
邦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夔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山塍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辰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

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椰榔之屬遠而望之
鬱然溪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
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卽其勝釐爲八
景攜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子爲同學而特以序
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象而君
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于山也有艮之象
觀於水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
止也有兌之象於山而耒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
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
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

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
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
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
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
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
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
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
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楹曉天霞映疑張錦春

雨花明似寫生煙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橫清時
未遂歸山志謾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束山腰分黛碧橫
紆田腹界雲黃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涼羨殺
江頭垂釣客綠簑眠月聽鳴榔

榕樹屯陰

繞屋扶疎碧四圍炎天唼嘯最相宜倚雲翠蓋童童立到
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日斜時見綠陰移開來
廣地支頤臥絕勝公庭聽五辭

椰林挺秀

千樹椰椰食素封穹林遙望碧重重騰空直上龍腰細映
日輕搖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
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瑣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晚浴九秋露丹
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涼氣沁詩腸箇中
妙趣人知少况有源頭活水長

花島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芝蘭氣麗

日晴烘錦繡圍
唵客幾回凭檻賞
流鶯百轉繞叢飛
可堪美景成虛負
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暉暉晴日照山隈
野市柴門趁曉開
木屐穿花遊子至
綠荷包飯遠人來
化居有道晨常集
挂杖無錢晚始回
會有仙翁來賣藥
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
曉色溟濛望眼迷
雲脚亂垂沙鷺濕
溪流新漲水禽啼
喜看翠浪翻千疊
真信黃金在一犁
白首歸田定何日
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稟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已而不及用用之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紹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覲今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

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筮仕以來卽以文字爲職業
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
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
豁去歎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知我
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奈何哉每於
中夜興思撫枕發歎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
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子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
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
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聽而言曰先生幸
與先人有一面雅冕願執弟子禮以終身子意其止欲習

舉子業爾排之生日冕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
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
然留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仕督府朝夕來于館下
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別子
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
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子雖不敢上擬太
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
自巳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
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永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
念不忘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

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內法酒
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于母一步數回顧
欲任萬鈞重寧見頽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叮嚀出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織錦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與其求知人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媼毋妍
采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人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老景難爲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
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
五紀而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
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

年其爲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冢嗣翰林侍講良臣得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旣粹成帙將寓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濟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旣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酥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旣已越下壽而

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卽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卽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預聞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夸功著於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耄之年而享其清閒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頤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爲先生道哉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爲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爲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

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于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爲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隅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穉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名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魯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

長咸集酒醴維醕殺核維嘉俎豆既潔且庶先生蒼顏白
髮頽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
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
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
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于以致其
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耆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
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中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
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真有如松
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人
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

不感於心然而命服之輝煌天詔之褒嘉瑰辭麗句之祝
讚揄揚誰所致歟觀其服章佩夫詔旨諷其篇章則子雖
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
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旣以
三百五篇取高第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子用是本詩爲
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臞然一翁鶴髮醜顏面如渥丹超
然物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
歲在昭陽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奠開十又二莖是爲初

度之辰泝其懸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
甥館之賓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
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冰清粹可想見已門
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瑤華來自劍江問安之
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
子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芒于丙春分
之昏收斂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峯峙岱之巔近依日觀
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丈人是翁也其天之
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峯乎星體在天光照下上芒色寒
正光彩煜潤翁之明德不汀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

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子也不佞請以
二者爲翁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
先自臨川徙豐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
求子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歎以詩禮歎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
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
歟此哀歎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

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昱貴敕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訃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歿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弔知歿者傷傷生於歿者而弔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閭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旣稔成帙偕其鄉友求子序於是乎書以冠諸作者之前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京師求子文

丘文莊公集 卷之四
贈之子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察察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况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卽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竝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有以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

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灼灼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聞有守佐俱廉能著稱致璽書竝褒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謹書以俟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瑩中以妙年書生

初筮仕卽得令繁劇之邑命下惕然懼其難而喆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勗之子曰令而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已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褊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

之患難矣律已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喆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斃於是乎書以爲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謁選天官者拜

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章君子同邑又相好其不吝於
言也必矣敢以爲請竊惟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
子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
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
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
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
也子願君以法持已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
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已也子言無乃偏乎子嘗
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
知正已僅得一官自視矜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
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
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入也不以禮可乎已
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
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
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
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子與
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
卽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慎毋效尤則子贈言之意亦
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丁守彝哀詩序

鄉進士寶安丁廉手一帙甚鉅踵門告子曰此朝野諸公
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子
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
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不
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
子同舟黃鳥諸篇皆悼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
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
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
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誦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知其入
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歿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

之生平大槩歷歷然在目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
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歿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大
名顯其卒也鼎鼎有銘諡有議史有傳固不必籍此以流
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迹有人隱士名不載于仕
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絕世之行撰頤之學而昧昧無聞
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
遭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
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矧守彝
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
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

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因諸公之言而知有守彝使其詩得在所選而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為序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歿也而歿得其所之為難所以難者非歿之難也尤溪教諭大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父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看病之日聖人立為中制無以歿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歿無乃非中制乎為子歿孝為臣歿忠可謂歿得其所者矣然歿忠與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

可以川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己身又何暇計其歿生也哉是故親歿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歿也而或歿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歿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歿也是其歿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為去就歿生者此焉然則君之歿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為乃弗得

五文齋公集
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歿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計音
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爲之歎惜哀
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
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稗諸公哀君之詩旣成帙俾予引
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歿用以解或人之
病君者云





